

宰惠紀畧

平惠紀略卷四

扶溝柳堂著

山東自黃河甯入大清沿河居民遇有險工首事帶民夫幫同
營勇運土運料仍按戶發錢以示體恤工竣卽遣回該縣河防
又不病農此前撫憲張勤果公光緒十七年奏定之成法也何
善如之嗣勤果公捐館經某總辦增添窩鋪限以里數立法過
密民稍不便而未必卽大爲害奉行日久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惠民管轄黃河七十餘里應搭窩鋪七十五座按照糧銀派夫
看守每鋪常川二名住工或增至五六名十數名皆有首事統
攝之其民夫之飯食微調之雜費自芒種起至霜清止百有餘
日統計合境費京錢幾萬緡而毫無益於事推原其故非法之

繁行法者之弊耳何則從前民夫調以搶險而已近則修子堰
築後戩矣填水溝平浪窩矣從前民夫酌發津貼近則楊腹矣
從前民夫工竣歸農近則留守矣夫防河原衛民之舉彼立法
時萬不料衛民者之病民至於此極也然猶曰河水盛漲險工
林立非民夫晝夜輪守恐有疎虞彼民夫者亦各爲身家性命
其又何說所難堪者河水不漲之日一律看守非守河直守窩
鋪窩鋪無人承防委員卽按册指名送官以違法論卒使無工
則虛應故事有工則亦屬弩末以閭閻有用之財力盡廢棄於
無用之地豈立法之初意哉至玩法書差不尙首事借以科斂
派夫之苛甚於河決弊端種種令人髮指昔在齊河目擊此情

謂安得有變通之者有其心而無其位也及宰斯邑清河搶險
益知民困謂吾必謀所以變通之者有其位而未遇其機也則
變通夫豈易言哉且夫物極必反者勢也困極必亨者理也光
緒二十二年九月某日接河防局通飭以中丞知民夫防汛日
久弊生思所以變計也令沿河州縣各抒所見以備採擇私心
竊喜謂變通成法此其機乎此其機乎乃與紳士李心恕謀將
窩鋪七十五座改爲調夫局五處每局分段不滿二十里水不
漲時但用里差三人地方一人任局梭巡除每人日給飯食錢
貳百別無支銷至水陡漲卽責該役於險工處所搭蓋窩鋪星
夜知會首事帶夫來工幫同搶護搶修穩固卽將民夫撤回酌

立章程十條稟明撫憲批准立案永爲定章三年以來不惟節省經費無算亦河工農工兩無遺誤庶於張勸果公立法之初意不背焉易曰變通盡利盡利者無弊之謂也然有治法無治人輾轉數易其弊又不知從何處生矣是在留心民事者隨時隨地致宜焉耳邑人將勒諸石以頌余德余恐褒美失實不足以徵信於將來爰撮叙顛末而附錄章程於後焉

一擇適中之清河鎮設立防汛總局一處選派直字約候銓教諭李心恕爲總董山縣酌備誠實朋友一人常川在局專司其事所有房租火食費用悉由官捐廉備辦

一另設分局五處平字約上段在榆林鎮設局派楊振業任議

坡爲總首事平字約下段在王賚家設局派劉汝棠蔣繼文爲
總首事直字約在歸仁鎮設局派蘇麟閣王清坤爲總首事便
字約在清河鎮設局派劉鴻模王興有爲總首事綱字約在王
平口設局派趙丹桂王載之爲總首事每分局派夫四名自五
月初一日起至霜清止每夫日給京錢貳百文至各首事家道
貧寒者有工之時每名准日支飯食京錢三百文無工不支願
自備資斧者聽

一五分局各按地段在堤搭蓋寬大窩鋪一座或就近賃民房
一所由縣發給旗燈各一上書民夫防汛四字並發給巡簽四
根責成夫役左右梭巡遇有險工無論晝夜風雨立刻持簽飛

告該首事首事聞報卽帶夫赴工不得稍有遲誤

一黃河迤北徒駭河迤南悉照向章防守黃河量距河遠近略分差等不得以張勤果公有五里以內之諭遂紛然借詞推諉一民夫但調搶險搶護穩固卽令歸農如修子堰築後戍填平水溝浪窩以及工可從緩者統歸防營承辦以期農工相濟兩無貽誤

一分局經費酌定每糧銀一兩出京錢一百文各歸各局收支每局立印簿一本責令各首事認真登記霜清後將各局收支存剩錢數榜示咸使周知如甲年積有存欸留作乙年支銷必須餘欸用盡方准再捐首事經管出入官爲稽查概不假手

役庶期涓滴歸公

一支用公款除首事夫役飯食均有定數外每月每局准支燈油京錢一千不准再有支銷

一調工民夫夜閒應有一定住址以備出險易於呼喚其日需房租茶水准由各局支銷如留工日久由官酌給錢米以示鼓勵

一和字約距黃河較遠向幫平字約辦公現議每糧銀一兩出京錢八十文以示區別以李振聲李思山爲總首事其支銷調夫皆先平後和總以無分畛域和衷共濟爲要

一綱字約係與便字約合局辦理向有定章除照新章每銀一

兩出京錢一百文其餘仍照舊辦理不得以新章借口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自春徂夏三月不雨春麥將萎秋禾未布水災方淡旱象又成官吏咨嗟農民愁歎循例當祈雨而太尊赴會垣無主壇者余則切切然爲民請命之苦衷未嘗一刻去也太尊於四月朔歸次日謁見未及請命卽囑余曰天亢旱宜祈雨君其先設壇祈而不應余續祈意以爲商羊之舞必不在三二日內也余諾之卽於明日屬章少尉赴水車張家取水水至率同城文武官步迎北關外先是大尊祈雨設壇泰山行宮余以神尊非縣令卑官所能通改設城隍廟先是設壇後卽歸署除每日早晚步禱外仍照常判事余以心之不能專一也移

居神廟之東廊下囑家人不許白公事齋戒清心焚香靜坐時
檢古來祈雨故實閱之是日亥刻成祈雨五古詩一章以朱筆
書跪讀畢叩頭至地涕泣而焚於神前初四日寅刻又成祈雨
文一章書讀焚一如前時早祈已至同城文武官循例至察院
西官廳候余余率文武官舉手捧香步行烈日中至神前如禮
同城去余仍留東廊下擬作祈雨賦稿方及半而雲已油然作
矣時晚所又至一如早祈禮未及成而雨已淋漓降一時文武
官衣冠濕如洗相顧皆欣然有喜色而惟恐澤之未大沛也
詎海翻盆傾自酉至亥三時乃止益以霹靂天光嚮辰日色晴
霽問之農人四野優渥如慶更生余方焚香叩頭太尊函至以

謝降期垂問余卽請太尊詣廟行禮徹壇徹初八日演劇製
祝以答神庥焉議者僉歸余之誠感夫余何德而能感神哉亦
天心仁愛不忍斯民之飢而死耳爰記顛末而附以詩一文一
賦一蓋焚之以當祝詞者

詩

民以食爲天稼穡惟所寶麥得氣尤多寔堅而寔好去歲
黃流災布種苦不早時哉已及春耕耨殊草草猶幸長盈
溝入望青未了儻得雨及時民可謀一飽奈何春夏間亢
陽雨澤少穗小葉生丹數寸科欲槁麥命卽民命無麥民
難保斯民果何辜而以旱繼澇豈其天嗜殺幽冥理難曉

抑或吏貪污心如白日皎再者吏不仁慈祥常在抱不然
吏失刑賞罰有顛倒果爾罪在吏願神事冥討且毋靳降
康移禍於億兆坐卧不自安怒焉心如擣來伴神明居焚
香夜祈禱無緣達至誠俚語當章表神如鑒余心一雨百
愁埽苗枯可復生生者機浩浩如人病醫痊感恩同再造
豈止官吏慶騰歡到父老歲易歉爲豐報賽答穹昊

文

嗚呼明則有官幽則有神惟神與官同保斯民況威靈公
素著顯赫默佑一方民皆戴德今春及夏三月不雨父老
驚惶奔告官府天再不雨二麥將枯麥枯無食豈能生乎

爲民父母忍視其死匍匐神前求救赤子禦災捍患亦神之責願顯神通大降膏澤膏澤不降是神無靈春祠秋嘗食報何憑抑或致災由無善政余自當之請留民命爲民請命叩頭至地神如聞知先正余罪急遣鬼卒來繫吾頸時有以帶鎖求雨爲詞者故云然以余一身贖數萬眾嗚呼尙饗賦

維大造之無私原普被而靡遺胡陽和之失御致雨澤之愆期水干土而作妖雷行天而失威三足鳥見西翼蛇飛木未秋而欲落麥交夏而垂萎五穀不熟民食何依凡百君子怒如朝飢思挽回之有術率同官以禱之禱曰嗟予

小子負負卑弱學希聖賢志甘淡泊惜哉讀書一官始博
來宰惠民百廢俱作雖無大善尙無大惡胡天不弔多憂
少樂旣黃流之爲災復旱魃之爲虐無麥何秋無秋何穫
俯仰無資室家焉託萬姓離愁十分焦灼焚香叩頭杯酌
清酌爰齋居而明心祈感召夫冥漠且夫暴風拔木驕陽
害苗金滕表姬旦之異桑林沛成湯之膏此格天之能事
也吾豈敢望夫聖朝若夫獄理袁安墳封孝婦列傳稱汝
南之賢不才鄙東海之守此皆一洗沈寃澤降畎畝雖未
審慎於幾先猶能補苴於事後反躬自維予小子庶其無
負也支頤微思握管停揮豈上天之垂佑儼興雨之祁祁

則見濃雲密布狂風不吹始猶霰霰繼乃淋漓山川以滌
草木以滋麻麥芃芃黍稷離離農夫之望已慰報賽之禮
無違謹率僚庶敬謝神祇已成禱雨之賦復歌喜雨之詞
一歌曰黃金徧野兮不足爲瑞不如此雨兮占富歲二歌
曰珠玉滿堂兮不可以食不如此雨兮我庾維億三歌曰
富有倉箱兮足備凶荒非限於一家兮卽域於一方不如
此雨兮無棟千萬戶戶戶慶豐穰三歌既畢天光晴霽川
岳效靈乾坤色喜因稽首而送神禱雨之禮成矣

初八日謝降太尊以文屬余夫謝降之文羌無故實余方
冀至誠感神特藉文以揚神庥焉辭曰

夫維明神職司陰陽靈威素著保臨一方前因亢陽田禾將槁
百姓愁歎羣僚奔禱天宥下民澧雲密布風靜無聲雨落如注
自酉至寅斷續未已洗滌山川乾坤色喜三農已慰庶物以滋
麻麥芃芃黍稷離離父老相告歲儉爲豐巍巍蕩蕩惟神之功
神功浩蕩民莫能名率眾致祭聊表至誠天鑒余誠莫靳膏澤
五風十雨永歌帝德尙饗並製楹聯懸之正殿云天災原代有
偶爾誠通敢忘茲後懲前時時警惕皇降本無私常茲默佑便
教五風十雨歲歲豐穰

天人相通之理固不爽哉光緒二十四年黃水爲災余鄉
以地勢沮洳自秋迄冬不得種麥然以閭境論之得下居

七八秋成固大可望也。迺水潦既降，冬無雪。次年正月無雪，二月不雨，三月不雨。大水之後，無麥將繼書矣。四月朔日，我邑侯柳公純齋承府尊命祈雨。次日取水，三日設壇。四日遂得雨，士農歡抃相慶。咸以手加額曰：「此雨我公之所祈也。」或曰：「天道難知，會逢其適耳。」或曰：「公素精明，宜不信鬼神，而乃齋宿城隍廟，初不類其生平。余姑聽之。」弗與辨。既讀我公祈雨文，而乃歎積誠之感爲不虛也。憶三月鳳岡在海邑書院，我公以他事賜雨而發旱之情，惻然溢於言表，與文中意切祈禱以府尊未至城，無所稟承而方寸未嘗或忘。若合符契，其承府尊命無煩誣吉。卽於次日。

取水者爲民請命迫而不及待也其曰以泰山神尊恐不能感通設壇不於行宮而於城隍廟者謙抑之甚精誠之所積也其齋宿廟中不回衙署示虔也其情詞迫切欲以一身贖眾命者父母斯民之懷窮而無所復之也禮拜之暇詳稽古人祈雨遺事作詩焚化繼以作賦者示專也所謂主一無適者也嗚呼焉有精誠若此而不足以感鬼神通冥漠者乎願持此文以示世之膠執已見以議公者邑舉人李鳳岡書後

惠民爲附郭邑無縣城隍有事卽府城隍威靈公處求之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則近之而不遠之者其

不知可知而吾謂官之於城隍則不然夫縣之有城隍猶家之有竈神也竈神一家依之城隍一縣依之者也城隍治幽縣官治明幽與明恆相助爲理春秋之祀典廟宇之修除皆惟官是賴而縣有疑獄求諸神縣有水旱災禳求諸神誠之所至無不應焉禮云能爲民禦災捍患者則祀之城隍真能禦災捍患者則其所以近之而不遠之者正爲民義所在與尋常求福免禍不同耳戊戌水患災民乏食者幾兩千口借神廟宇設粥廠收養之說者謂窮民不潔恐鄰於褻余謂是亦助神救民者當不見責且值急何能擇之時拯民命宜先他日修除廟宇未後也適廟前旗杆折去東偏一余默許補豎而竊慮長短大小之不

能相同也。心猶豫不決。嗣西偏一亦折。神若預知。余心者。則神之近。余又何如耶。次春。粥廠徹災。民皆歸農。謀所以修除而堅立者。有書吏孫經誨。世居城隍廟街。願任採買之役。命之往數日。載以歸。丈尺視舊日。有過之無不及。命工製之。竣。廟宇一切皆整齊。擇日豎立。以了前願。答神庥焉。有譏余不知者。請直言告之。俾知縣官之祀城隍。一如家人之祀竈神。則得矣。是役也。計用錢三百四十五緡。始終經理其事者。則余姻友李光宇焉。嘗請寰宇訪碑錄。知趙文敏手澤之在惠民者。有二。一爲三學寺藏經碑。一爲三學資福禪寺書額也。歲丙申。過來宰斯邑。復考諸志。乘前明邢太僕謂藏經碑募丹失真。故碎爲三段。無過

問者余以爲文敏眞筆終異俗手不當棄置瓦礫中書額則刑
太僕著論記其事謂閃爍光怪依依其下若坐卧碧落碑間不
忍去由是世知寶貴數有修補而見於著錄藏之書院以供諸
生觀摩咸豐八年太守李公其尤著者無如爲歲旣久輾轉迷
罔急求所在不可得余亦以有事河上鞅掌風塵不暇及文雅
事然耿耿然不去諸懷者三年于茲矣今歲補中稔三汎安瀾
四境靜謐從政餘暇督工將三段石重爲整續並添築碑樓以
防欹側而書額亦於贊宮禮器庫掇得之昇之署原板拆裂李
太守所補木片亦搖搖欲落首尾小字爲墨煤塗抹不可辨大
字多有火燒痕所幸輪廓不失耳詢悉緣刷印匠據以爲案時

復移置厨下蔽風雨障烟燎非陳筠軒學博急救之中即爨下
物真成灰燼矣噫豈不危哉亟命洗之剔之分者合之散者整
之損者益之有隙者彌縫之復於後添橫木二筭以穿之釘以
貫之膠以黏之體質之堅若一木然而后彩以丹漆飾以黃金
舉邢太僕所謂煥若神明李太守所謂居然完好者一旦克復
舊觀不惟二公九原首肯卽持訪碑錄以尋文敏遺迹者亦不
至貽誤子虛矣豈非一快意事哉惟是營宮非宜藏佛額之所
書院無專守文字之人不鑒前失修猶不修僉謀於寺之東偏
禪院中建亭嵌置之坐南向北顏曰覆趙俾住持僧朝夕相對
世守罔替焉夫有形之物久而必敝况茲一木又何足恃然邢

之愛之也、不知後之繼之者、有李、李之成之也、不知今之承之者、有柳、則自茲以往、又焉知不常有好事如余三人者、繼繼承承、以緒厥美也耶、工既竣、爰序顛末、壽之貞珉、而三段石之續、亦牽連及之、不復贅、雖然、修殘舉廢者、邑宰之責也、其他若壘宮、若城垣、若書院、其宜修舉者、何限、區區一碑、銘一書、額又烏足多乎哉、又烏足多乎哉、

人生在世、德行事業、文章術藝、皆足以不朽、顧其所自命、何如耳、自命千古、則千古矣、自命一時、則一時矣、趙文敏子昂、以宋宗室、應元人徵召、尙論者少之、獨其詩畫書法、流傳人間、往往視爲珍寶、其遺蹟之在惠民者、爲藏經碑、

文暨三學資福禪寺書額顧自經邢太僕子愿品監碑文以募丹失真刻手不佳太僕惋惜之而世人棄置之書額則自太僕拂塵蹤跡後不數年而懸天王殿中央閱三四百年而李太尊芸渠搜羅補鑄而藏之敬業書院又四十年我邑侯柳公純齋昇之禪院構亭覆之顏曰覆趙而邢太僕所謂頓還舊觀李太尊所謂居然完好者可永託以不朽又以藏經碑雖募丹失真而文敏真筆終異俗手於是加意物色從厯代棄置碎爲三段之餘重新完整覆之以樓並爲文記石而嵌於亭之西壁且云自今以後焉知不有好事如余三人者其屬望抑何殷哉顧邢則曰韜光

埋照世人曾不過睨者非獨此額李則曰宇宙英雄不終
淪落亦如此額我公之志李公之志也要惟人之自命足
以不朽斯終古不朽耳嗚乎區區蠶蹟而後人之寶貴猶
如此則夫德行事業文章關一邦文獻之大者其不朽又
當何如也邑舉人李鳳岡書後

知縣官之小者也而所繫甚大以之治民官民一體則協氣旁
敷雨暘時若以之事神幽明相通則明神默佑天札不生蓋非
神無以保民非民無以祀神而知縣則界乎神與民之間得所
以祀神卽得所以保民者也以故接篆後來視事先謁廟朔望
凡載在祀典者皆致敬如禮惠民爲附郭邑祀典多太尊主之

一日隨班謁泰山行宮西院爲八蜡神風伯雨師等廟檁樑折用木柱撐撐太尊正對之行禮心爲惻然問住持山主何人以太尊對緣此廟與龍王等廟皆由府創修者也然則由府創修者卽必由府重修乎旣無問者責將焉辭乃囑余姻友李光宗鳩工庇材修殘補缺大殿山門一律重新而龍王廟照壁坍塌大殿後牆將陷入水關帝廟東廂房朔望借作官廳者牆亦臥不治將傾均先後命工修竣凡此皆載入祀典禦災捍患恃以保民者也夫治民者爲民制產或茅茨疏樸或棟宇輝煌務使貧富各有棲止之所而後安獨於載祀典之神而使之風雨漂搖樑棟折摧可乎此番補葺雖不必金碧照耀較之從前欹側

傾覆或差勝一簣由是而神明有託禮祀無缺其所以保民者必力而彌災患於未萌之先矣願後之爲神民主者勿諉之太尊則幸甚計用錢千一百餘緡或籌款或捐廉無一取諸民而覆趙樓覆趙亭之費亦在內

今天下未有苦於監獄中人者也或曰若輩皆罪有應得非殺人卽姦盜死何足惜此非仁人之言也夫若輩非生而匪類者也夫抵幼失怙恃長乏訓誨無家可守而世非三代旣無一夫百畝之田又無庠序學校之教游惰性成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及陷於罪悔已無及百方逕就希圖解免成讞以後諸刑備歷皮膚僅存而解府而解省而往反駁審過司過院道路之艱難

差役之凌虐問官之捶笞於九死一生之餘然後發回本縣監禁明知死已有期而父母不得見兄弟不得見妻子不得見親戚朋友不得見獄卒之悍者又閉之不合出入卽天日不得見惟以稀粥兩頓鹹菜一撮託命獄吏之手而已春秋天氣猶好冬日則如在冰雪窖中冷氣襲人毛髮倒捲骨立如柴夜深鼠子齧耳血淋漓手不能仰問啾啾鬼語嚇人欲死夏日則暑毒蒸熱惡臭侵尋蚊聲如雷臭蟲與蟣蝨掘之盈把地潮浸衣履俱溼疥癬癰疽一時齊發此時惟有恨死之不速耳而大雨傾盆屋漏如注房上泥落成塊下視水沒踝欲移他所又疎防堪虞嗚呼噫噫若輩誠罪有應得死無足惜者然死於刑可也死

於非刑不可也設一旦監獄坍塌將若輩壓斃無論有獄掌獄各官罪在不赦卽問心亦難安之甚矣况惠民爲附郭邑外屬寄禁者絡繹不絕尤不可不力爲慎重然請帑重修例旣不可而獨自捐辦力又不能反覆思維乃稟准援照蕭前縣借廉攤修成案切實勘估減之又減實需工料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餘自認六百四十三兩餘陽信等九州縣分認銀六百兩均歸本任六年攤完於是鳩工庀材二十五年二月開工五月工竣內封外封女熬男熬以及獄神廟厨夫更夫媒婆等屋無不易坏爲磚力求堅固又於獄內用木板鋪地以防潮溼有此一番修理則罪應斬決者不至死於廢牆罪擬充徒者亦可少安

旦夕而疎防之虞借此可免不惟體恤刑人且以慎重職守矣
周禮夏官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秋官野廬氏掌達國之道
路以故木拔而道通雨畢而道除修除道路必二軌三軌之能
容四達九達之不悖先王之所以加意於道路者至詳且悉豈
不以道路險阻遠旣碍行旅往來近亦妨農民出入哉況武郡
爲南北通衢尤商賈之所輻輳農工所交易乎歲丙申余來宰
是邑夏秋多雨出南郭門望洋而歎道路浸沒橋僅露上面石
斷絕行人輒累月附近以要事來郡車馬恆陷溺溝坎中五十
集期厲揭則不測乘舟又有費遠近苦之北關亦然東西稍好
夫既有橋必有道橋在而道不存者年久失修之故也地方官

能辭其咎哉因立意重修而四面水繞無可取土遲至戊戌春始涸出乃囑余姻友李光宇董其事協同各屬地方首事等以次興築寬便容軌高與橋平北關復添築橋一座以通水東關橋斷易磚石補砌西關略爲加培而已工竣復於各道旁栽柳數十株不十年後將濃陰滿地涼翠襲人雖遜召伯之棠差同蘇堤之柳矣是歲黃水圍城幸叠道未毀其殘缺處復命余甥蒲梯雲協地方等培修樹之缺者補之萎者易之每車馬行其地覺踉蹌然坦坦然行旅無臨河之歎居民有周道之歌未嘗不爲之一快而猶恐久而失修康莊又爲險阻也是在後之履是土者

余於光緒二十二年來宰斯邑取十二年新修惠民縣志三十卷讀之纂修者前武定教授李君勛檢校者爲邑舉人李君鳳岡豕亥魯魚往往有之適李君以主講海豐過郡談次始知所謂檢校僅列名而已且云家存舊本訛處多已籤出前宰某許以補正未果也余諾之急索閱其籤處均極精當留置案頭意謂暇時就所籤復加校勘詎知自茲以往有事於河上災賑頻仍轉瞬三年竟未能踐前諾風塵俗吏草草勞人恐一旦去官亦如前宰某之無以對李君也遂乘海豐縣試之隙延君於署代余執筆或更補或删除商確十日得歲事卽付剞劂氏并於題籤加補正二字刊既竣爰序顛末列原序後不敢掩前人功

也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余接篆任事後招父老問民間疾苦僉以
徒駭河淤塞水不順軌爲詞嗣大雨連綿報災紛紛其南岸之
趙家集聶索鎮等莊田禾被淹幾無乾土詢悉卽坐此弊決意
謀所以濬之適陞任四川總督前中丞李亦主此議詳諭現任
督糧道前太尊尙督同辦理遂於農隙協前參軍張前縣尹梁
親詣河干自商河縣接界之周家莊西起逐段查勘至濱州接
界之丁家道口止計長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三丈五尺按每里
一百八十丈合築共七十六里零內有舊河全淤者三段僅有
河形者三段其餘除暢流不計外有河身有水而節節阻滯者

有以水冲溜溝當河而待擴充者有加堤者有堵口者均應斟酌緩急次第興修查全淤三段舊河多曲取直挑挖不惟事半功倍亦省出腴田數頃卽以抵還所占溜溝民田之戶俟工竣丈明畝數填寫印照交各本戶永執爲業仍完木名下錢漕南岸至北岸以三十丈爲率河身挑底寬二丈面寬六丈深一丈出土北岸六丈外卽以作堤河身南北各留餘地十二丈河北餘地以六丈作河唇以六丈作埝基河南餘地以備將來開寬統籌全局自以此三段爲第一要工僅有河形者次之節節阻滯擴充築堤堵口又次之計自本年十月二十日開工至次年五月一律告竣地亦抵還清楚前後三次挑土六萬七千七百

二十八方零修埧堵口加土九萬四千八百四十八方零二共
合土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方零援焦前縣修徒駭河成案
借資民力按銀分工徒駭河北岸惠濟等十四約除去災緩共
糧銀二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零每銀一兩攤土六方一分餘
嗣以民力拮据請撫憲津貼銀三千兩每銀一兩應領津貼銀
九毫二絲一切均辦理妥請在案雖較之商河不過僅具規模
而雨水之來可資宣洩秋閒已著成效惟此次工程浩大爲日
甚久每土一方按四百京錢牽算有銀一兩者費錢至二千四
百有奇其津貼銀亦祇足供各約局費之用兼之首事從中把
持包工則借以漁利自作則多方刁難百姓受累殊爲不淺若

不量加變通民何以堪因思仿照商河籌出底款每糧銀一兩
納河工錢四百選擇一二公正紳士司其事稟准各憲以二十
四年爲始以三年爲限限滿查看情形再作定奪乃於城內設
河工局以邑舉人武錫慶經管收錢朱文璧解克恭輔之候選
教諭李心恕經管包工馬魁英姜同成輔之時生員張文碩前
歷城教諭鵬鳳儀等重修申家橋亦已動工彼此正可相助爲
理合計共收京錢一萬零八百三十九千零除修土三萬零三
百六十二方一分及加土局費等項共支京錢一萬二百餘千
下餘錢五百餘千存庫以備修補詎河工橋工次第完竣而濟
陽所轄之桑家渡黃河漫溢奔騰而下幾於全境被災爾時深

恐新河復淤盡棄前功嗣桑家渡合龍今春查勘全河僅葺索橋上下間有淤塞外有缺口數處卽諭令附近受害之公民等約首事李紹文等調夫修築每銀一兩攤河工錢四百之欸卽爲停止緣無大工恐爲地方留一弊政也再者初議原欲歲歲興工必如商河之徒駭而後已繼查商河猶不能禦黃水而惠境可知且商河徒駭遠隔黃河數十里水至已無大力惠境之徒駭近鄰黃河十數里且四五里水至勢尙洶猛願欲以一綫卑薄之新堤禦千里浩蕩之大水宜乎數十年來未有一濟者也鄙意以爲此後無須大舉有不通者疏濬之有殘缺者修補之借以宣洩雨水而已至沙河北堤旣爲郡城保障又爲直省

屏藩上年如陽信令不存意見與本境所守同保無虞何至東南一帶盡成澤國乃自焦前縣分段後金家口以東歸陽信修守金家口以西歸惠民修守而惠民修守之段如陳坡牛家等工陽信民且來幫助以地雖在惠民害實在陽信也且惠民沙河北岸村莊寥寥難於籌款陽信則全境爲之甚易爲力焦前縣爲兩邑父母實任陽信署事惠民深知此情故畫開段落不分畛域歷年各遵辦在案不意去歲黃水貫入沙河前陽信令旣以調夫不齊致所守之段開決數處除惠民幫築之王圖家孫鼎家僅剩一郝家口始則苟且塞責繼則任意推諉直至今夏去官猶意見未化致後任有先入之言未免作梗不得已鄙人倡捐修

之說激以大義乃各攤工一半勉強竣事噫官雖分任民則皆
吾赤子意存偏袒致誤大局豈不深可惜哉况沙河形勢日見
塌陷每水一漲作雷鳴聲山下而上開出河身十數里已距郡
城不遠將來海舶一通堤更吃緊則修築誠當務之急惠民所
分段落經舉人武錫慶貢生高頗等均於春開次第加高培厚
事尙易爲陽信則遲至秋禾滿地始謀培修以致農民嘖嘖諸
多掣肘同一興工一早一遲利害判然可爲炯鑒矣鄙人承乏
惠民將及四載凡河之源流利弊無不瞭若指掌誠恐後之君
子初履斯土未能周知爰將歷年挑修徒駭暨惠陽兩縣分修
沙河約略記之并參未議以備參考焉雖然武郡踞黃河下游

焉惟商河被災之村無多故四縣者助之二十四年濟陽縣桑家渡黃河漫溢此處十分危險今春邑紳武錫慶等有鑒於此稟準太尊札飭興修已有成議嗣以地方不靖中止前會哨與商樂陽三大令晤談及此意見未能悉合且恐慶雲兵荒較甚不暇及此也附記於此以待將來使有所考焉

李惠紀略卷五

光緒二十六年春余以宣講

聖諭勸民息訟赴東南鄉各

集鎮連日狂風黃塵蔽野春麥垂萎秋禾未布農夫懸耒翹首

望澤欲歸而禱恐鄰於瀆

去歲四月旱甚求雨於城隍廟靈應無比有文記其事嗣秋七八月麥已

布種十之七八定太尊以省中祈雨強爲效尤瀆神甚矣宜其不應余鑒前失非真早不敢設壇

心竊憂之適

至聶索橋值演劇賽神主莊長馬秀山客寓爲余道前太尊及

前某令祈雨靈應一二事纒纒可聽因命僧洒掃廟宇潔治香

案余於是夜齋坐清心虔誠默祝昧爽步行至真武廟前拈香

如禮問諸父老曰雨以十日爲期可乎僉曰未晚也余叩頭至

地禱曰知惠民縣事柳堂聞神之靈應久矣敢以民命相煩十

日以內如降甘霖皆神之賜也堂將率諸父老以敬答神庥禱
訖歸署命住持僧朝夕焚香以代此三月上巳也乃不出五日
大雨傾盆自戊至丑三時乃止則神之靈應爲何如哉尤可異
者毗連之區多未蒙澤而本境惟胡家集一帶雖已得雨不堪
布種余以公至其地復默爲禱夜降大雨一陣詰朝叱犢之聲
已遍郊野屈指計之仍不出十日內也則神之靈應又爲何如
哉一時農民懽聲如雷咸相與致賀以祈禱之功歸余余辭不
敢居夫亦謂會逢其適未必因祈而然耳而諸父老則曰非神
之雨有春日雷電以風若決江河者乎非祈之功有界畫分明
合境均霑而鄰封未被者乎且眞武北方司水者也雨之來未

有不從西北者此亦其一証矣余以諸父老言近理而感戴神德也姑不與辯爰諏吉日製祝謝神以酬前志洽輿情焉至祈禱之功則終不敢居也

文

惟真武帝其職司水聶索建祠自成化始禦災捍患民受其澤每歲季春禋祀不絕庚子三月雨澤稀少秋穀未種春麥將稿余以勸民薄言履止演劇賽神節值上巳居停主人道神往事祈雨靈應已七十二命住持僧潔治廟宇齋坐清心默祝無語昧爽謁神叩頭至地十日而雨皆神之賜不出五日膏澤大沛雷電以風盈溝盈澗台境百里

均得甘澍毗連之區澤未廣布有胡家集不甚汪濊日昨
又降仍十日內綠野人耕叱犢聲起草木榮滋農民懽喜
茲諏吉日仰答神庥梨園一部長歌短謳率諸父老稽首
百拜凡茲兆民神靈是賴惟願明神雨暘時若永卜休徵
年豐人樂人樂年豐報賽盡禮繼繼承承無替厥祀尙饗
精舊圖橋之跨徒駭河者十餘座而鉅麗宏敞以申家橋爲最
邑乘所謂固安者是也創始於前明萬厯戊戌其重修之最後
者則爲 國朝同治甲戌焉余以光緒丙申涪河至其地見
已數斷存者僅露上面石夏大雨水高橋數尺往來阻行人竊
謂河濬而橋不修非計也然功大費鉅不敢急切議舉行而邑

博士弟子員張君文碩者居橋北里許銳意任其事余嘉其志捐百金爲倡復函致各僚友欵助而在事諸君子亦分挾緣簿赴各約募化以書捐所得之數估計之已有贏無絀遂於丁酉春興工至夏五告竣規模一如舊統計費京錢七千餘緡非挪借卽拖欠方謀落成以招集捐欵詎桑家渡黃河漫溢全境被災事遂寢直至己亥歲收中稔始折柬招之不應設筵席招之仍不應加以余之名帖諭單亦有應有不應夫修橋善事也輸財義舉也書之簿者非必有所強分而任之亦非所甚難也慷慨於先而吝惜於後如眾債何不得已乃量距橋之遠近分以差等限以時日而欵乃稍稍積也欵積而仍不敷卽以挪借徒

駭河錢抵之而工乃克竟噫難矣哉張君與諸君子不欲沒是工也故乞余爲記而勒石焉

邪教非能惑人人自爲邪教惑耳其爲邪教惑者何見理不明也其見理不明何未嘗讀書也然則欲杜絕邪說圖明正教自必以廣興學校爲第一要務矣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仇教釀成鉅禍除照東撫新章匪產變價撫恤教民外因勸小康之家出資設立義學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有不敷者捐廉助之先後已立郭家莊等十五處由是讀書者日益眾明理者日益多自不至爲邪說所惑或與風化不無裨益謹擬條規稟明上憲立案云

一義學本金若干必須莊長中之家道寬裕者經手清立帳簿按月二分生息以爲延請塾師之資如有欠戶還不到者責成經手之人先行墊賠再爲稟明傳追

一莊長經手放錢準以三分或二分五釐起息所得餘息以備墊賠如無墊賠餘息入公自用均聽自便

一莊中或有舊存公項願入義學者稟明同登帳簿照章辦理惟餘息無論三分二分均須入公經手之人不得自用以示區別

一承使義學錢文之戶須以地作保無地者以有地之戶作承還保無地無承還保者概不放給以昭慎重

一承使義學錢文至少亦須十千不得過爲零星至多亦不得過五十千以示限制而防虧累

一每年延請塾師何人何日入館學生幾人束修若干須於燈節前後預爲稟明以備查考

一每年如得利五十千者以四十千延請塾師餘作雜費如莊中有公款及富戶津貼者則不必拘

一塾師須請端方之人如教讀不能得力次年卽行更換不得瞻徇情面以致誤人子弟

一義學爲貧不能讀書者設無論本莊外莊均準附入不得勒索束修分文如有餘之家或願借給房屋或捐備三節

酒席或酌謝塾師不在此例

一莊中有願捐義學本金者無論宅地銀錢稟官賞給樂善好施匾額以示獎勵

一每年臘月須將義學帳簿同眾清算一次有無餘款將帳簿呈官標發張貼示眾以昭核實而防弊端

一此款專爲義學而設莊中無論何等公事不得挪用如有水旱偏災之年無人讀書稟官將款積存俟年稍豐卽行補請無災不得藉口以致日久廢弛

一義學本繫善舉莊棍視爲利藪纏訟不休轉足爲累本縣深以爲恨此後但有爲義學控告者縣則批駁重則提懲

以杜訟端然經手之人亦必須潔已奉公不使莊棍有所藉口如查有弊竇罪亦在所不宥切切

一此次義學爲拳匪戕眾擾害鄉里而設當以撫憲所頒四言告示列入正課童而習之終身不忘庶不致再爲所愚推之鄉學五百餘處亦一律發給本縣於赴鄉之便入學親爲查考有能背誦上口兼通大義者獎給牋紙筆墨摺扇等物以示鼓勵

考志乘惠民縣向無書院其有三臺書院自咸豐二年始建之者前知縣事余菱薌先生也先生旣捐鉅款購地基修堂舍復定善後事宜以本金若干發當商生息以餘利若干爲山長束

修生童膏火並捐廉一千一百一並發膏得利爲科歲兩試
卷資至今守其法不做享其利無窮其他嘉惠士林諸善政邑
紳士如李笠村張貫如高向廉諸君曩皆身受之而能道其詳
是諸生童今日之得以優游學校听夕肄業者皆芟薶先生之
賜也夫積德必報者理之常而善人無後者事之變先生當日
以循良上達

天子

聽後攝武定府篆善政尤不可殫述宜其子若孫必昌大蕃衍
繼繼承承以罔替厥美詎意不五十載其嫡孫旣夭折乏嗣其
嫡堂孫小舫者竟以微員需次山左窮困到老以終而孤兒寡
婦流落郡城與乞人等噫是果善人無後先生適際其變耶抑

積德之報時尙有待耶不得而知也小舫名敦培其妻范氏以沒者之窶步未卜生者之餬口無依遣抱其稟率其幼子弱女涕泣浼余求救於邑紳士亦以其祖芟薌先生曾有惠於學校而學校中之受其惠者必不忍坐視其飢寒以死而不以手援也雖然書院本金旣不可動移而餘利又僅敷一年之用遂與諸生童約每月由膏火項下酌提一成得錢十二千文以六千爲范氏母女衣食之需其餘送其子入三臺書院讀書以爲筆墨衣食費如此則所損無多而所全甚大他日此子果克成立是余氏之得以轉困爲亨家聲復振者又皆諸生童之賜諸生童之所以報芟薌先生者甚厚先生有靈亦當其感無旣而益

信積德必報之理之終不爽已諸生童顏不河漢余言卽以閏八月課爲始焉

城西南十八里大杜家東張家西有溝焉爲沙河南數十村瀉水之處嗣以黃水淤梗不能引水入河每至成災乃相地之宜購地疏濬救出腴田數十頃稟明大憲立石爲文記之其詞曰溝曰惠民志實也曰西惠民溝別乎東惠民溝而言也先是有張家河溝者商河七十二窪之水由瞻聖橋入縣境之冠家北流三十餘里入沙河河以南數十村無水患至光緒十四十八等年黃河屢溢節節淤墊水不下行夏秋大雨田盡爲澤成災幾無虛歲余留心查訪一阻於馬家店西之大張家一阻於溝

角鎮西之陳家灣督夫挑濬而張家集南之水患息然不能入河集北十數村患之二十四年夏謀由集西北十二里之申家廟挑溝順入未及興工黃河由濟陽縣桑家渡決口全境幾被災議遂寢由是查災放賑舟行必出入沙河惟張家河溝甚便利其南梗阻者數里而已申家廟則潺湲細流不能容舫道又迂憊前此失謀俟合龍民力稍復決意由此挑順引水由舊道入河二十五年春勘定尅日興工所佔民田除道路外計畝以京錢十五千買之工具無一阻撓者而大杜家王王甫家意存偏私淹不領價復借改申家廟水道捏詞赴各衙門上控纏訟半年未得直余以事赴會垣大雨間該兩村擅將所挑之要處

堵塞急歸決開禾已傷傳爲首者責之私見終未化然積潦不
存得及早種麥收數倍常歲訟者意稍轉今春復竟前工使與
韓家灣呂家灣皆銜接一氣水暢流入河歲無報災者訟者意
盡釋乃請領地價云嗟嗟小民無知大抵難於圖始而樂於觀
成固無足異者是役也先後買地三十七畝六分零費錢五百
七十四緡零地均緩錢漕並繪圖貼說稟明各上憲立案獨是
黃水爲災無數年無之倘再有淤塞難保不仍有意存偏私如
彼兩村者不可不預爲防也故命以今名礪石記之俾知是溝
挑修之難闕繫之重庶不時疏通永得與東惠民溝分流並美
焉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余承乏斯邑將及五載凡廟之載在祀典者無不以次興修煥然改觀惟西門大街有紅樓者祀觀音菩薩牆傾勢歛一片瓦礫左右居民窮困不堪每至其地望之覺有敗氣意欲興修而以不在祀典爲嫌今春有老人李某者年逾古稀偕首事高某等來見據稱此樓之修距今已六十餘年先是西門數街如鍾路武耿諸姓富而不貴有堪輿者謂將樓上照壁撤去改樓水道便利科甲一時爲其所惑從之詎知自茲以往漸就衰隳不惟不貴且有窮無立錫者矣每欲復舊以工大費鉅不敢輕議今以鄙人垂念及此故敢以重修請云云竊思此廟雖不載祀典而菩薩以渡世爲心非若尋常淫祠可比况有關於數街之

盛衰乎卽許捐五十金爲倡尅日興工規復舊制倘果如老人言從此神明默佑凡托庇宇下者必日見起色不六十年次第駕慈航將災黎渡出由是而貧者富富者益富子弟多賴禮義日生轉移風化在此一舉豈第富貴而已哉是又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至樓之創始碑碣失考矣

天下禮典之重有重於春秋二祭者乎無有也故鄉黨禮器圖考爲竹者爲木者爲陶者爲金者祭有定器器有定品品有定數頒自都會行之下縣罔有異同其供奔走諸司皆責博士弟子員爲之不衣冠不得將事也偶有失誤褫衿頂永不開復典何重義何嚴哉誰敢不奉承維謹者惠民爲附郭首邑與武定

同一 文廟整齊嚴肅濶大宏敞爲十屬冠惟祀典不能如
禮祭器祭品寥寥數件奉執事者禮書樂舞生數人而已何簡
褻至此哉適邑紳張會一司馬予告歸持丁文誠公所訂祭器
圖一冊學博陳君孚慶欲仿而行之紬於款謀之余先是三典
及各銀行應領車腳錢二百二十千文向可不發余諸事核實
不欲循陋規然分給則所得無多合捐則所成甚大告諸商作
爲捐款 文廟生息不敷以是補之計添木器竹器三百八
十有三陶器二百八十有八金器四十有九均照圖製造祭品
亦如之由是而 闕帝而 文昌而 奎星下至忠義節孝各
祠無不一一如式其執爵捧帛讀祝奏樂諸要事由學官前五

日選定某生司其事預至明倫堂演習以防隕越祭畢食以祭品以酬勞焉今歲秋下規模已具踵而增之當必盡善盡美行見秩秩然彬彬然與邕政者借以將恭敬而交神明不失禮意之所存而博士弟子員以有事爲榮亦將嫻習禮儀一切里黨因陋就簡之習可不相沿久之家詩書而戶禮樂風俗且有蒸蒸日上者僅祭器云乎哉雖然人存者政舉是在府縣兩學博隨時檢點認真經理方可久而不做不然亦具文而已何禮典之足云

余疏濬徒駭河之明年戊戌張文碩趙丹桂等先後以重修申家橋白家橋請余以兩工不並舉先申家橋白家橋從緩焉詎

工竣黃流爲災捐欸愆期直至己亥秋始勉強湊齊今春趙丹桂協王敬修來復以白家橋工請余難之然察趙情詞若有迫不及待者不忍重違其意亦援申家橋例許捐百金爲倡孟夏趙復協盧本漢來謂布置已有緒將動工需欸甚急余先以所捐之半予之爾時窺趙頭顱半邊微腫問之知蒼生癩初不以爲意乃竟潰而成癰至五月五日卽以是隕命其前之迫不及待也其預有所知也耶不可得而明也聞捐館前一夕招本漢至榻前以橋工囑之而不及其他可謂急公好義不惜其身者矣嗟嗟余承乏將及五載凡黃河工趙無役不從從茲東南半壁助我何人哉聞之鬱鬱幾不能視事幸本漢受其囑不負其

任刻工已過半通車馬往來余急以未付之半予之促竣工恐

冥冥中負我磬山

丹桂字

也異日諸務皆本漢之責矣至王敬修

爲義塾師焉肯以瑣事相煩哉是役也費不及申家橋之鉅而
集款之難過之一時相助爲理者如勸捐監工司出入諸執事
均不無微勞例得附書焉書此付本漢工竣勒石可矣時庚子
十月

怪力亂神聖人不語義和拳兼而有之光緒二十六年春撫帥
袁出示各州縣禁義和拳會時縣境未有學者夏四月東關有
甯津宋姓童子二教人以降神之咒童子皆用爲戲余聞之驅
逐出境越二日自相傳習已五六人父兄罔不呵止私習究不

能禁也。然尙知畏官。至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有義民之獎。公然以庶人而操生殺之權。雖撫憲具有卓識。始終嚴禁。而百姓祇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州縣奉承。處處棘手。迨至六月。生勢如燎原。幾至不可撲滅。而鹽山縣王劉二匪首。自慶雲縣糾聚匪徒千餘人。逕入郡城。謀禁糧臺。邇時城內寸兵俱無。同城文武無不瞪目相視。膽爲之寒。承辦北路邊防委員曾太尊。潔以請兵去。本府曹太尊榕坐鎮而已。余身任地方。責無旁貸。乃含垢忍辱。從容見以客禮。爭以口舌。大有責以義民宜北不宜南等語該匪既窮於詞。復於暗中散其脅從。翦其羽翼。濟陽惠民二百餘人遣之歸又執盜犯匿其中之張黑。小斬之。若輩岌岌乎有不克自保之勢。遣人

秘探已潛蹤去矣外匪既靖內匪自易下手適值有六月二十
一日保護教民諭旨郡城又有張刺史星源督帶步隊二百人
往紮防剿余得分身遂於七月初帶自募勇隊周歷四鄉親爲
開導擇匪徒中尤爲恣肆之梅鴻文於清河鎮斬首梟示一時
遠近無不震懾均請解散歸入民團而傳聞濱惠交界之成官
莊一帶首事成言訓爲首聚眾七八百人揭竿起事城中諸友
皆面致萬毋輕往督辦河工何太尊亦以爲言余以該首事不
學無術勇於任事昧於見理必爲義民二字所誤決不至甘心
從逆逕入其地喚至前曉諭之並動以利害該首事惶恐無地
如夢初醒一晝夜間傳諭習拳各村立爲解散焰遂以熄時有

訛傳余爲拳匪所困者張刺史派裴幫帶督隊至麻店候調而
余已無事歸矣嗣北來馬匪四五人復傳偽帖相與勾煽謀於
八月初十日同聚於城南三十里之張家集余預有所聞先期
往勦獲勾匪之張宗信監禁境內一律肅清焉是以武屬十州
縣皆遭兵劫獨惠民無之教堂均被焚燒惠民不惟華式無恙
卽洋式亦均保全方在私心慶幸間詎意能防之於境中不能
禁之於域外閏八月初一日濟陽王皇廟聚眾戕官之案匪首
孫玉龍既是本境人民脅從亦不一而足撫憲札飭慈如星火
烈如雷霆以余平日官聲尙好從輕記大過三次勒限半月如
不獲犯將登白簡余懸賞購線盡力搜捕雖所費不貲而於旬

日內將著名各匪盡數報獲

大批各匪長之力居多

日昨已奉批將過銷

去統計先後正法八人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類是也雖慈父

母尚無如何况官長哉亦祇得歸之劫數而已現又經獲十餘

人訊明確有應得罪名惟案已擬結且多不及蒞意欲細開一

面得少殺一人則少殺一人然不加懲創恐不知悔悟再貽後

患爰援金作贖刑之例同與拳場毗連各村之家道小康者責

令出資作為義學本金以二分生息延請塾師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真有不敷捐廉助之刻已添設十六處合之舊有義學十

八處已三十四處並擬章程十四條發交各莊長遵照最要以

撫憲頒發嚴禁拳匪四言告示列入訓蒙正課鄉學五百餘處

亦如之由是誦習既久人人知拳教爲實必不使子弟誤入或亦轉移風化之一助歟

或問義和拳謂匪乎余曰三尺童子天性未漓何得謂匪或問義和拳非匪乎余曰白晝搶劫持刀殺人何得謂非匪或曰然則義和拳其在匪與不匪之間乎余曰不然匪自匪不匪自不匪何得謂在匪與不匪之間或人不解請詳其說余曰難言哉是非親民者不知有親民之虛位而無親民之實心能知亦不能言也子旣願聞請申明之夫有義和拳者非曰保護身家卽曰效力朝廷皆非探本之篤論也蓋其初習猶燈社然一村一村皆欲效尤在諸兒輩不過一時嬉戲爭奇鬪捷力欲

見社首呼之東則東呼之西則西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然而社首賢則借以報賽可已卽已不賢則借以漁利可已而不已義和拳香頭襲壇之類卽社首也其賢不賢之所分卽義和拳之匪不匪所係仇殺教民小兒烏知爲教民也社首告之也社首胡爲而殺教民不殺教民不足赫平民也平民不隨卽教民也由是生殺之權自操之禍福之權自主之何所圖而不可哉其隱惡如此而借仇教以行之不惟習拳之小兒不知卽習拳之成童亦不知也伊但告以輔清滅洋而已告以勉爲義民而已烏知其陷入匪徒哉故社首之賢者一經開導卽行解散而不賢者雖三令五申若罔聞知誠以此不肖之徒北方無事尙

可散處以藏身京津一失祇有此義和拳一途可以避匪其奸
拳場一徹近則無所餬口遠者且恐殺身故始終盤踞挾制多
人盤踞者匪也挾制者不盡匪也總之人而匪義和拳固匪卽
不義和拳亦匪義和拳殺人固匪卽不殺人亦匪何也主殺人
者也首惡所必誅也人而不匪不義和拳非匪卽義和拳亦非
匪義和拳不殺人非匪卽偶殺人亦非匪何也有使之殺人者
也苟從所宜散也吾故曰以義和拳謂匪不得以義和拳謂非
匪不得以義和拳謂在匪與不匪之間亦不得惟離義和拳而
論其平日是爲得之或人問之惶然曰讀五月庚戌 上諭
有無論會不會但論匪不匪之語已救出無數無罪愚民今子

更進一解無論今日匪不匪但論平日匪不匪則吏救出似有罪而實無罪愚民不少矣仁人之言敢不敬佩請備書之以爲世告

今年五六月間義和拳到處皆是必以爲匪而捕之則不勝其捕且亦無罪可加至聚眾擅殺皆匪類爲之不過借義和拳爲名耳故爲所煽惑之小民黠者見其不良及早散去

石人王家往處盡掛

號見大師兄貪財請歸民團

愚者畏其術甘聽指揮甚至有玉皇廟戕官之

事其實敢於戕官者非義和拳也匪類也卽以惠民先後正法者而論孫玉龍梅洪文營混也王惟仔王雨仔趙長命仔人販也鹽梟也王之才殺其幼女以禍人者也張黑小馬賊也皆盛

世所不容也。李芳同王正南于兩仔亦土棍也。惟趙產仔趙連升仔年不及歲。昔曾習拳。聞風往戲。適值此案。俱行誅戮。未免已甚矣。且玉皇廟供稱縣境人一百五十有奇。實祇三十餘人。餘皆慶鹽濱蒲等處。潰匪隨孫玉龍奔往。故亦以惠民人呼之。而此三十餘人多半爲匪首所逼。不敢抗違。謀村去一人以虛應故事。然亦但曰往聚。非云抗官也。卽已抗官。而此爲所逼者。必不敢赴前敵。持刀殺人。當亦在末減之列。況此案戕官一人。殺兵勇十二人。已正法五十餘名。尙不足抵乎。若必追其五六。月間之事。邇時朝廷尙重用之。愚民何知。而能見及事後。乎。概加之罪。果置皇上於何地。平情而論。七月初十日。

前之議和參祇知有義民之獎無論滋事與否皆可不究蓋我軍既與洋人開仗殺洋教正以翦洋人之羽翼其習之者愈多益以見天子威靈尙行於海內耳至七月初十以後保護教民諭旨遠近俱已奉到出示曉諭再不奉行罪在不宥矣然試問縣境一千二三百村奚啻十數萬民而玉皇廟僅三十餘人除匪首又皆被逼虛應故事之人益信五六月間之義和拳多繫良民也是以經撫憲迭次飭拿祇以一粟了事而地方亦卒得安然無事海豐一經兵勦人心惶恐逃入郡城避難者幾滿事同而安危不同豈別有良術哉亦惟處以鎮靜不以義和拳故誤我良民而已此余所以離義和拳而但論其平日也乎

或曰子離義和拳而但論平日誠得之矣然論者人也非義和拳也若離人而論義和拳是耶非耶當學耶不當學耶余曰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四者兼而有之語且不可其不當學又何待言或曰五六月間不惟村農學之間有讀書人子弟父兄亦不深禁卽不學亦絕不以爲非而心向之者何也余曰中國受外國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壓人人銜恨無以制之一旦傳聞義和拳燒洋樓燬電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稱快如父母受里鄰之辱人子無能爲役而忽來山狗野獸將辱我父母者咬死爲人子者能不感之旁觀亦必樂爲稱道之豈尙以其非類而深究之乎其心向之也亦猶是耳憶當義和拳勝時有問余

者曰義和拳能久乎余曰兵無主則亂無餉則亂二者俱無何以能久且如能久徧地皆鬼是陰世非陽世也或問朝廷何以用之余曰天地之大何奇不有焉知非外國恣肆神人共憤特生此類使之互相殺害朝廷用人使詐使貪不拘一格或亦以毒攻毒之一道歟是余亦不能不心向義和拳也然實非向義和拳意有在也而萬不料義和拳之惡劣至於此極爲

皇上惹出如此大禍也惹出如此大禍則義和拳舉該萬誅而向義和拳者亦當反而自愧矣故余設立義學以哀撫憲四言告示列入訓蒙正課以能見事未然始終嚴禁確乎不拔固不待洋兵不入東境而已爲百姓造福不淺矣則義和拳

直當深惡痛絕子子孫孫永垂爲戒豈第不當學而已哉或曰
義和拳之不當學吾聞之矣然拳曰神拳有神乎無神乎余曰
以爲無神三尺童子未嘗習藝持刀而舞勇力過人似非無故
然竟以爲神但念咒語一呼卽至何神如此之多而招之如此
之易總之不知何處遵此數萬無主冤鬼來勾此數萬在劫生
靈不能託神不能被誘如此之速卽不能被殺如此之慘也一言
以蔽之曰在數難逃而已劫數已滿咒亦不靈非其明証歟或
曰子之言甚善請書之以備覽

自古邪教不能成事誰不知之設平日內外大臣修明政
教國富兵強使無敵國外患之憂何至義和拳亂及輦轂

勦撫兩夷

皇上之用之也不得已也誰爲爲之致有此失也旣已失矣而不將錯就錯急圖勤王同心協力背城一戰乃於生死呼吸之間以爲邪術能偶勝不能常勝作局外間談是猶父母病上實下虛誤服洩瀉之劑致傷元氣益形虛弱爲人子者當急求良醫設法補救卽明知不可斷無不爲下藥之理彼識時務者所見固屬遠到而胸橫一和字袖手以俟其敗致兩宮蒙塵終照所議一似確有把握乃必加用義和拳之王大臣以罪而後開議又必加以重罪而後開議重罪旣加議仍不成將毋罪及兩宮乎爲臣

子者何以見天下後世乎聞前撫毓被謫錫良諫曰此人
有忠憤氣 太后曰吾亦知其有忠憤氣祇此一人將
焉用之言至此不覺淚下果爾則識時務者之有忠憤氣
與否早在 太后洞鑒中特大權分持無如之何耳嗟
嗟京津既爲各國分踞東三省又被俄國侵占直省全境
糜爛不堪山左以袁撫帥保護教民有功尙可偷安且夕
世局如此和議卽成何以爲國哉讀純齋柳大令義和拳
諸作仁人之心見於言外不禁發狂而抒管見於後識者
得毋有訕上之譏乎海濱逸士書後